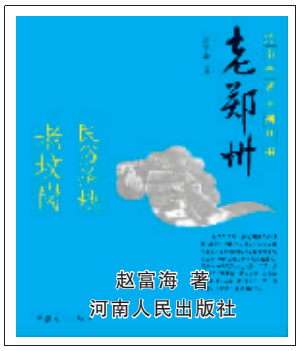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于忠霞和赵铮的曲艺表演出神入化

另一位“河南于”、郑州坠子书“于家班”台柱子于忠霞也是20世纪40年代唱响老坟岗的。《中国曲艺志》记载：“在郑州老坟岗唱响的于忠霞，是以女大书而享有其名的。”老戏迷们则说，于忠霞是“表演艺术家”，她的表演出神入化。

于忠霞出身于曲艺世家，师从母亲宋礼荣（郑州最早的河南坠子演员）。“于家班”的宋礼荣、于忠霞、于海泉都颇有影响，妹于宝珠是辽宁建昌县人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由东北来到郑州，从此开始了河南坠子生涯。于忠霞以唱大书为主，其代表书目有《海瑞》《美人洞》《三告李良方》《万花楼》等。她1938年学唱坠子，两年后在老坟岗燕声茶社设棚演唱。之后曾与刘桂枝、刘宗琴等拼穴（搭班）演出，极受欢迎。1948年，郑州解放，首任市长宋致和亲自邀她唱坠子。于忠霞的演唱，还得力于她的胞弟于海泉，“以前唱的三弦调，如今改成坠子腔”。于忠霞的大书吸收融会了三弦书、莺歌柳、道情的唱腔，如“起腔”、“平腔”、“武腔”、“寒韵”等，表演也由“立如鼎，面如饼”而为形体表演，将戏曲中的“手眼身法步”移到坠子书的表演中来。所以，于忠霞的大书极受观众欢迎。她1957年加入郑州市曲艺说唱团，因在唱新书方面成绩显著而被评为市级劳模。



于忠霞的妹妹于宝珠，1949年唱响老坟岗，新中国成立后是市曲艺说唱团的台柱子。她8岁随母宋礼荣学唱坠子，10岁随姐于忠霞在老坟岗燕声茶社设棚演唱，1952年加入郑州市说唱团。于宝珠扮相秀丽，唱腔细腻委婉，主攻小段儿。

赵铮是研究河南坠子而成为坠子书演员的。她于1961年由省曲艺组调到郑州曲艺团，在老坟岗曲艺厅演出近20年。她也是在老坟岗红遍中国曲坛的。赵铮祖籍河南项城，父亲是一位饱学秀才，书香浸润，耳濡目染，使她从小就对河南戏曲、曲艺情有独钟。1955年，她从河南省立开封艺术学校调入河南省曲艺组，从事河南坠子专业演唱和研究。从此，她与简板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她调入郑州市曲艺说唱团时，刚过而立之年，风姿绰约，一亮相老坟岗曲艺厅，即惊四座。无论是唱腔、念白、动作、表述都令人赞叹，尤其是她的《双枪老太婆》具有百看不厌的魅力。此段后来成为风靡全国的经典曲目。

《双枪老太婆》是赵铮根据小说《红岩》改编的。她采用说唱长篇大书的艺术手法，运用说、唱、做种种表演技巧，塑造出双枪老太婆、茶馆老板娘、警察局长等多种人物形象。多少年之后，赵铮还能回忆起1961年创作《双枪老太婆》时，自己到人民公园泡茶馆改书稿，请著名评书艺人“河南二马”马素琴、马仲山帮助排练的事。对“老太婆”这个人物，赵铮把握不住，马仲山认为《红岩》要文气，不能像说武侠书，不过夸张一些。比如“老太婆”上刑车那段就不能光说，要有动作交代；撩衣襟、蹬车轮、板车厢，翻身上车，这里念白要紧凑，动作要利索跟得上。边说边示范：“脚向前半步，脚尖点地，右脚垫步向前，左手上扒，上身一晃就行了。”赵铮十分佩服地说：到底是名艺人，动作干净如行云流水，照他的示范做一次便成功。

12

白领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撺掇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林青青告诉严立达自己想见罗想

那天晚上上床后，罗湛决定还是要和妻子谈谈。他婉转地说一个人做事不能光看动机，也要看效果，要多考虑效果，不要只凭感情。他又问桂雅丽关于严立达她究竟知道些什么，桂雅丽说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了。

“对，你告诉我是对的，可你不该和罗想说。”罗湛觉得这件事妻子做得欠考虑，容易让人对她产生误解。看到妻子不吭声，他又说：“你不要觉得委屈，我这才是为你好呢。”他告诉桂雅丽自己今天去开会，见到严立达了，和他谈了。桂雅丽问说了什么。

“我告诉你，他没有做对不起罗想的事。”

“他自己这么说？”

“是他主动说的，他说有一个女的，挺喜欢他，可他没有接受。”

“你信他的话吗？”罗湛不由眉头微蹙，“你要知道什么事你直接说出来，你看到什么了，还是蔡小欣看到什么了，说具体的，不要猜测。”

桂雅丽说不出什么，心里有点儿憋气，翻过身去。罗湛笑了：“哟，还不理我了？好了好了，儿女的事，不要影响咱们嘛，来，转过来吧。”桂雅丽慢慢转过身。罗湛搂住妻子：“有一条，以后不要搅和到他们的事情里，你同意不同意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桂雅丽轻声说。

严立达把林青青约到咖啡馆见面，一坐下就说：“以后你不要再往我家里打电话了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”林青青解释说打了手机，可关机了。严立达想起那天手机确实没电了。“所以我有点儿担心嘛。”林青青撒娇地说，“除非你坐在我面前，不然我心里老惦记着你，我自己都管不住。”林青青问严立达他老婆说什么了，是不是怀疑了？严立达说没什么。林青青感觉到他不愿意说，就转了个话题，让他猜自己见到谁了，他认识的，她又提示了一句，是他家的人。女的。严立达的脸色有点儿变了。林青青笑道：“看你，至于吗，脸都白了。”她笑着说出蔡小欣的名字，告诉严立达蔡小欣的男朋友认识她的老公。严立达一直不说话，林青青问：“你知道蔡小欣说你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蔡小欣说的那些话我一点儿都没想到。她说你特别爱你的老婆，对她温柔体贴，百依百顺。”

“胡扯八道。”

“怎么，不是这样吗？”

严立达不愿谈这个话题，抬手招呼服务生结账。服务生走过来，林青青却说：“给这位先生再来一杯蓝山咖啡。”严立达说我不想喝咖啡，林青青转而要了两杯鲜榨的西瓜汁。服务生离开，林青青有点儿不高兴：“立达，你为什么不和我说真话，你老婆是不是很厉害，你在家里很受气，是吗？”严立达略一思忖：“我是不愿意做没有用的、徒劳的事情，夫妻间的争吵、争论往往都是没有结果的，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所以我尽量不争论。”

“那你什么都听她的？”

“咱们不谈她好不好？”

“我真想见见你老婆，看看她什么样。”严立达说：“别胡闹。”林青青说：“我想告诉她，她有一个多好的丈夫，对她那么忠诚。真的，立达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和我，你就是不肯越过那条界线，男人像你这样的太少了。”

“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。”严立达微带调侃地问。“当然是夸你，我要是有你这样的丈夫就好了，那我就太幸福了。”

12

刑事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魏大若从虹桥机场走了出来

省城的夜晚对于于亚洲而言，不陌生，也不熟悉，若即若离，有点像庙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也有点像魏大若与他近几年来的关系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一直在于亚洲的心头纠缠着，他擢升为延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那年，妻子居然在没有与他商量的情况下，申请去了美国一座海边小城市的大学里做了访问学者。妻子经常打电话回来，也与他交谈，可给于亚洲的感觉，妻子来电话主要是与他们的儿子沟通。果不其然，一年之后，儿子说想和妈妈在一起。于亚洲这才明白妻子每天的电话，是一个阴谋。于亚洲绝对不能容忍妻子的阴谋得逞。可于亚洲无法拒绝儿子需要和母亲在一起的愿望。

妻子回延江，没有回家，而是住在延江大酒店的豪华套间里。于亚洲似乎明白了一切。于亚洲微笑着把儿子送到了那个豪华套间里。

然后，于亚洲又升任了延江市政府副市长。

忽然的，于亚洲又发现，不知道是事实的真相不明晰，还是自己的预料和分析全部出了问题。妻子在美国并没有结婚，也没有与于亚洲办理离婚手续。为什么？于亚洲在妻子的来电中，询问过妻子。妻子只是淡然地说：“如果你需要办理离婚手续的话，我马上飞回来。”

妻子与他保持着良好的通话记录。

只是妻子与他之间，再没有一种让人觉得温暖的感情。虽说妻子与他通话的第一句就是“亲爱的”，也是“亲爱的”作结束语。那只不过是如同国人见面时所打的招呼：“吃了吗？”甚至如厕出来时，遇到的人也这么打招呼。

于亚洲想和魏大若说说这些事情，想了很长时间，没说。等到于亚洲下定决心找了魏大若想说时，才发觉魏大若已不再是他叙说的对象了。魏大若对于他的那种态度，像于亚洲的妻子。于亚洲这个时候，才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，才觉得该反省的是自己。

如果于亚洲没有这样的察觉，或者察觉之后，觉得并非是他需要反省，那么，于亚洲就不会产生日渐沉重的痛苦，孤独的痛苦，被抛弃的痛苦……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？

手腕上搭着一件西装的魏大若，从虹桥机场走了出来。马正平远远地用数码相机拍摄着魏大若走出机场的模样。魏大若似乎知道有人要给他在机场外留影，站在机场门口，还像是摆了个姿势，一如戏剧舞台上的亮相。

车到魏大若家楼下，还没停稳，魏大若推开车门，匆忙地朝楼上跑去，还没到了家门口，就大声喊着，“郝麦，郝麦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”

郝禾拉开了门，看着气喘吁吁的魏大若：“你可回来了。”眼泪委屈地从郝禾的眼睛里止不住地滚落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魏大若神色慌张地跑进屋子，边跑进卧室，边喊着，“郝麦，郝麦。”

卧室里传出来郝麦虚弱的声音。

魏大若一进卧室，惊呆了。

郝麦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床单上垫着一块折叠的毛巾，旁边放着一盒面纸。

“从昨天早上开始，郝麦就上吐下泻，高烧不止。”郝禾跟了进来。

魏大若坐在床边，手搭在妻子的额头上一试。

“昨天中午医院里派来一个医生，打了退烧针，吃了点止泻药，今天又打了一针，连着吃药，现在热度不是那么高了，可还是不时地呕吐和腹泻。”
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魏大若看着无力而紧闭着眼睛的妻子，问郝禾。

12

都市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我只身飞回了北京

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，重新爬起来的时候，我决定去找若芬，这个我昔日最好的朋友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心中只不断重复着这样一个念头。

径直推开了人事部经理办公室的门，若芬穿着一身职业套装正端坐在大班台后，隔着桌子与另一个人谈话。那人身子前倾，显得有些诚惶诚恐的样子。

若芬抬头看见我，惊喜地瞪大了眼睛。“叶子，怎么是你?！”她叫了起来，站起身，绕过大班台，走过来，一把把我抱住。她的激动感染了我，有一种酸楚，在我心中苏醒，我的眼中有一滴泪光闪烁，但我命令自己强忍了回去。

和若芬谈话的男人，见此情形，悄悄走了。

若芬拉我坐到墙边的沙发上，给我倒了杯茶，坐在我身边，打量着我，兴奋地说：“叶子，你比原先漂亮多了。”她自顾自已高兴地说着。话比从前多多了，她确实有了不少改变，“有一次，我从证券公司门口走过，正好看见你进公司，我觉得很像，又有些不相信，问了你们公司的人，才确信是你，今天有空，就来找你了。”

我竭力保持自己的平静，按住狂跳的心，说得很艰难。

“真的，太巧了，你还在伟力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你现在在哪儿？”“在家带孩子。”

“还是你命好，老公孩子都在身边围着你，不像我，孤儿寡母一个，老公现在在哪都不知道，影子都找不着。”她的话语中，有一丝悠远的叹息。

“如果一个男人把赚的钱都拿回家，平时对老婆孩子都很好，但在公司却和他的上司在一起，上司是个女的，他靠那个女的，你说，这个男人爱不爱他老婆？”我突兀地问。

因为我再也待不下去了，我感到我快要窒息死了，我大概至死也忘不了爱与不爱的问题。若芬惊慌地看了我一眼，她的眼神随即飘向了一个遥远的时空。停顿了一会，她说：“我觉得一个女人，不要管她的男人的钱是怎么赚来的，从哪里来的，男人把钱给你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！”

听完这话，我站起来转身向门外走去。快到门口时，我听见若芬喊了一声：“李伟就是你丈夫，是不是？”这绝望的喊声把我镇住，我觉得我心口的血猛然喷溅。我定在那里，回望她时，我看见的是一张灰白的毫无血色的脸。

我觉得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巫婆，她的绝顶聪明反照出我是一个多么幼稚愚蠢的人！我恨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。

当天傍晚，我只身飞回了北京。永别了，海口！坐在飞机上，我默默地向这个曾给过我人生第一次自信，第一次爱情，第一个家，给了我最心爱的女儿的城市告别。

第二天醒来，洗漱完毕，我揽镜自照时，惊呆了：镜中是一个多么丑陋多么不堪入目的女人！白里透红人见人爱的圆圆的苹果脸不见了，镜中的脸瘦长而苍白，没有一点肉感。弯弯的眼眉，变成了倒八字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变成了三角吊眼，一副活脱脱的倒霉相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我成了一个丑女人，我的好听的曾被同学朋友们称赞为像鸟儿唱歌一样的嗓音变得喑哑，说话像掺了沙子一样，硌涩难听，没有一点点女性的柔媚。我总在惊惧忧心的梦中挣扎醒来。这些噩梦，带给我的是无限的惆怅和茫然。

64